

重拾碎片记忆 凭吊芳华时代 ——评方英文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

文/曹昱陆

当人们仍然沉浸在《落红》再版所带来的阅读快感时，方英文携新作《群山绝响》又一次闯入读者视野。青春的躁动、历史的诡异、人性的复杂、宿命的无常以及世情的圆滑交织碰撞，汇聚成《群山绝响》的本真形态，这也是该小说最让人动情的地方。回看文本，方英文在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书写中，以极为宽广深厚的人文视野开启了青春感怀、中年怀旧的书写新模式。小说在重拾碎片记忆的诗意表达中，追思了一代人的芳华记忆，传递出对远去时代的无限凭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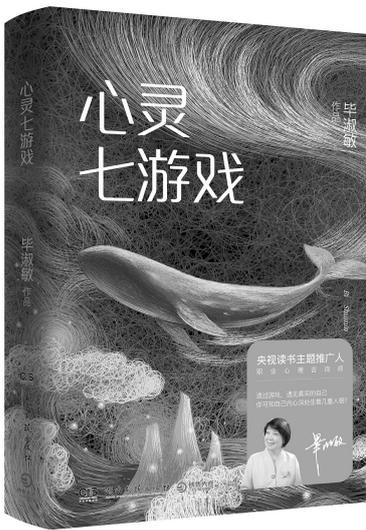
《群山绝响》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方英文在重拾历史、生活的碎片记忆中，为读者讲述了一群正值芳华的少年男女，元尚婴、田信康、马广玲等人，他们正值青春萌芽期，伴随他们不断成长的是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和人生命运的种种考验。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但各自人生的归宿却有些出人意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群山绝响》囊括了作者的青春期与成长期，这是他在四十余年后回望这段乡村生活经历时，将“泪流满面”的复杂情感孕育笔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现实文本。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少年视角的运用。在《群山绝响》中，作者是以小说主人公元尚婴的角度展开叙述的。作者将日常生活的琐碎融注到极具时代性的革命色彩中，写出了现实的无奈与命运对人的捉弄，带给人一种无言的感怀和丝丝阵痛。特别是在对元尚婴的人生轨迹讲述中，让人遐想不断。小说写到初中毕业的元尚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想上高中却困难重重。母亲游宛惠为了他能够被推荐上高中，不惜用鸡蛋、粮票、腊肉等物品去四下活动，为儿子能够获得上高中的机会尽力奔走，这不仅体现了一位农村妇女的处世哲学，而且也展现了一种现实的乡村世情。然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元尚婴还是未能被推荐上高中，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但生活总是这样反复无常，机缘巧合的是，同学意外落水他又被补录进了汉叔中学。在后来的高中学习生活中，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表现不俗，因而被书记点名推荐，去替牺牲邮递员吴小根的空缺。但事情又发生了转折，因为同学的嫉妒报复，他被迫又被退回，只能回乡务农。这种以少年成长为精神原点的叙述，不仅让文本浸染着青春的气息，而且进一步拓宽了小说的叙事向度，让读者在回味过往的空隙间洗涤着心灵。

除了少年视角，小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对传统家族文化的书写。元家是一个世代吃斋念佛，乐善好施，重视传统礼义法度的仁义之家。小说中的爷爷元百了无疑是这个家族的灵魂式人物，他在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他的仁义厚道更是享誉十里八乡。无论是对陌生路人的热情招待还是请遭遇丧女之痛的表伯表娘来家里吃年夜饭，小说都写得细致入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小说在读者早已习惯的笔法、文风、幽默叙述腔调中，让读者又一次领略了“方式”风格的独特魅力。此外，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有着对传统家庭等级观念的描绘。作者似乎有意将日渐衰微的家族文化镶嵌到了小说的日常书写中，为读者重构了乡村伦理中的家族文化，勾勒出了一道渐微式的传统体验美学。

总的来看，《群山绝响》是方英文的自我革新之作。小说在作者老到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回望了历史和特殊事件的生活节点，以节制的情感进行了怀旧。在凭吊一个时代的同时，展现了一代人的别样芳华。这是作者创作经验的自我提升，也是寻求突破的权宜策略。更重要的是，作者笔下流露出了对远去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关照，发出了一个被誉为“绝响”的悠远回声。

《群山绝响》，方英文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要被自己困住

文/安姬

电影《无间西东》中，有一段对话很吸引我。

陈楚生饰演的清华学生吴岭澜，国文和英文几乎考到满分，实科却名落孙山。祖峰饰演的梅贻琦校长问他为何选择学习实科，吴岭澜答：“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实科。”

梅校长于是说了这么一段话：“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把自己交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却不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恼、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见过许多“被自己困住”的人：从小就是学霸，认定自己必须优秀的金融男神，陷入抑郁症不可自拔；无法与家人做正常交流，每年都选择独自过春节的单身女性，在家族压力下产生了严重的社交焦虑；明明不饿却一直吃个不停，靠暴饮暴食来安抚情绪的暴食症患者……人生像一所医院，每个病人都渴望调换床位。有人在高山，有人在低谷，能说出口的都只是寻常，真正的孤独难以启齿。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地产公司做事，一度陷入焦虑，每晚只能安睡三小时，且入睡时间每天都往后推一个小时，最严重的时期在家里躺过一个月，无法求学，更无法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将《心灵七游戏》放在床头缓解焦虑。书中那些有趣的小游戏，每每令我看到另一面的自己，如同海平面下的冰山，庞大、黑暗、神秘。我开始放下我执，试着与自己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满足自己真实的需要。

情绪平复后我辞掉了地产公司的工作，去影视公司做编剧，刚好有一次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赶上毕淑敏办读者见面会，她讲了一段话，非常打动我：“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在所有的关系之中，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最为重要。它是关系的总脐带。处理不好和自我的关系，你的一生就不得安宁和幸福。”

我很佩服毕淑敏。读了她的作品，了解了时代背景后就更佩服了：“文革”前，毕淑敏是能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念书的学霸。1967年的外校是全国最顶尖的中学之一，“我的成绩单上好多五分呢。”

忽然“文革”开始，无书可读，失学的毕淑敏报名参军，远走西藏。在空气稀薄的阿里，长期营养不良的女兵们连指甲都凹陷成圆圆的小坑，动辄要背着十几公斤的急救箱拉练二十公里，在爬雪山的时候，毕淑敏不止一次感到绝望，很多次生出“松手，给自己一个解脱”的念头，但低头看了又看，终归放弃了，因为“下面都是战友，我要是松手，就是对战友的生命不负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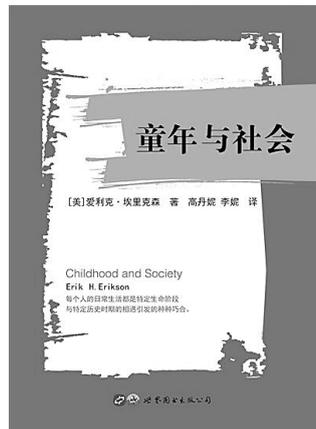
待到可以转业回城，已经是十一年后。毕淑敏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在医务室当大夫。她在旁人眼里是幸福的：知名内科主治医师，家庭美满。但就在这时候，她忽然开始尝试写小说。偷偷摸摸地写稿、投稿，“怕别人知道笑话呀。”35岁这一年，她的处女作《昆仑殇》终于发表了，大气磅礴的文风迅速征服了读者。同时，毕淑敏忙里抽闲，去北师大读硕士学位。想也想得到，年近四十的主妇同时兼顾学业、家务和工作，会有多么疲惫，但毕淑敏对自己的辛劳从来绝口不提，“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做的都是喜欢的事。”

我觉得她是真的英雄。或许人就是在自己真正喜爱的领域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不能自由地、舒展地活下去，我们就如同盆景中的花木一般，再美也是扭曲、病态的存在。现在我也不是知名编剧，只是在几部网剧中挂上了名字，虽然敬陪末座，仍然快乐满足。

我享受我工作的过程，也享受我生活的过程。

感谢《心灵七游戏》，陪我度过人生中的泥沼。

《心灵七游戏》，毕淑敏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2月出版



别再以爱的名义伤害

文/韩浩月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回乡过年，随身携带的书，名字叫《童年与社会》，是本心理学著作，作者是美国的爱利克·埃里克森。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专业性未免太强了些。但从大众阅读的层面进入这本书，也能发现它的价值。它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把儿童成长期间遇到的一些心理疾病问题，与家庭和以家庭为核心的小环境，乃至所处时代的社会大环境，建立了绵密的联系。它催人思索：果然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没有什么能比孩子——这个通常会被喻为一张白纸的个体身上，能更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的光怪陆离。

比如寒假期间，应当是孩子们尽情放肆的时候，满街跑，进游戏厅，混在成人的酒桌边，收压岁钱……但事实是，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上中学的孩子，竟然都在不约而同地补课。问了一位做补课工作的老师，他也苦不堪言，说补课都是家长们逼的。

很难想象，当大人们在酒店或家庭的餐桌上推杯换盏、欢声笑语的时候，孩子们还在补习教室里苦读，回家后依然要完成繁重的作业……按照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里的说法，缺乏欢乐的滋润，是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成年人很少站在儿童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孩子们总是用他们很强的适应力，去学习进入大人设定的规则圈子；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压力导致情绪与心理崩溃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当悲剧发生，人们往往觉得这是个例，很少从社会的角度去观察孩子的心灵与成长。如果大人不努力去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那么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会不自觉地复制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变成他们所反感的那种人。

《童年与社会》所描写的个例以及理论建立的基础，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孩子与整个家族的关系，家庭氛围对孩子的影响，孩子的个性特质与父母遗传，父母与孩子的交流技巧……如此种种给人的错觉是，家庭是造就喜剧与悲剧的唯一地点，和社会没什么关系——这也符合中国人对家庭的价值判断，一切问题不走出家庭，以在家庭内部解决所有矛盾为荣，动辄拿社会说事会被当成推卸责任的行为。

而在埃里克森看来，家庭是个放大镜，它聚焦了来自社会上一切或明或暗的光线，放大了来自于外界一切声音，民族、国别、文化、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运动……这些均会通过家庭这个放大镜，被成人传递给孩子。所以很多时候，家庭所提供的保护功能，不能仅仅是身体的安全，更要针对外界信息，进行有效的遴选、屏蔽，最好的屏蔽体，就是家长自我的言行榜样。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投射在中国家长身上的矛盾与复杂，几代人没有很好地解决掉，只能任由孩子去继承那些不好的“遗产”，让孩子去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大人如果无法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与价值观，就会构成一个令人觉得不安的社会。不安的社会与浮躁的时代交汇，又会形成庞大的噪声潮流，最终被下一代孩子“埋单”。“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特定生命阶段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相遇引发的种种巧合”，《童年与社会》中的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个体、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巧合”也好，“必然”也好，我们都要花掉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耐心，来最终解决孩子们的童年问题。今天，请让我们首先从自省开始做起。

《童年与社会》，[美]爱利克·埃里克森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2月出版